

也许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村老家,进城生活,我们这个时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关注谈论乡愁。

人过五十,已知天命。近来,我常常留恋故乡的人,回忆故乡的事,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像一首山水田园诗,深深映透在我的脑海里,更像一幅水墨画,镶嵌在我的梦中。

故乡榆林沟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那里阡陌纵横,沙连着沙,坡连着坡,沟连着沟,出门靠步行,种地靠天雨,零星散落着几十户人家。这里的人们热情朴实,助人为乐,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我生在榆林沟,从小吮吸着故乡榆林沟的甘甜清泉成长,每每回榆林沟,榆林沟像妈妈一样张开温暖的臂膀迎接远方的游子归来,将我深深地揽在怀抱。

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了榆林沟,虽然只在那里生活了两年时间,后来每次去也只是短暂停留,可榆林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烙印。

我家与榆林沟有不解之缘,20世纪20年代初期,我的爷爷携妻带子,一家老小从府谷县古城镇五道河走西口迁移到准格尔旗纳林镇任山窑子村,住了三四年。在这里,我的爷爷娶了我奶奶,又到乌兰壕村打工放羊半年有余,后一直住到二蛮壕村榆林沟社。2021年春季,我73岁的母亲也叶落归根,故乡榆林沟成了她的长眠地。

历史上的榆林沟是个水草丰美的好地方,不然后的祖宗们也不会长久生活于此。我的上三代人,生活在此,长眠于此。从爷爷到我爷爷再到我的父亲那辈,都生活在了榆林沟,他们对榆林沟是

有感情的,他们淳朴善良,勤劳勇敢,世代靠种地养羊为生。

1966年10月,21岁的父亲和18岁的母亲在榆林沟结婚,生了哥哥、姐姐和我。听母亲说,他们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尚在襁褓中时,家里连块儿包孩子的布也没有,父亲只好把身上穿的线裤脱下来包了哥哥,可他只有一条皮裤,第二年换了夏,是在附近住的大姨的接济下,买了一条裤子才度过了夏。

那时榆林沟雨水充足,在命运面前不低头的母亲,在门前屋后种了葫芦和饲料瓜,喂养了羊和猪,第二年就有了余粮,生活有了奔头。如今想来是榆林沟那片热土养育了我,也才有了今天的我家。

20世纪80年代,每到暑假我就牵着马去榆林沟与爷爷小住一段时间。

榆林沟植被好,草种多,树木成林,草畜平衡。尤其是一行行的沙柳条,就像婀娜多姿的少女,十分惹眼。那时每家每户都有沙柳条,夏天卖白条,冬天卖红条、沙柳席子,除了种地和养殖外,沙柳条成了人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每到初夏,天还未亮,人们就会拿把快镰刀割上一抱沙柳,坐在树荫下,就地取材用一根粗柳条折成夹板,“吨吨吨吨”地把一根柳条的“衣服”扒脱得干干净净。手快的人一天能打白柳条七八十斤,收入四十多元,手慢的小孩子也能打个二三十斤,卖个十几元。

那时,我边放马,边打条子,一个暑假下来,马吃得膘肥体壮,我也挣够了学费和零用钱。有一年下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雨也没有晴的意思,我和爷爷在睡梦中听见凉房倒塌的声音,把平常用



## 故乡榆林沟

段飞龙

的盆盆罐罐和我打下的白条子都压在了,心疼了好长时间。现在屈指一算,距离我们爷孙俩背沙柳步行已经快有四十

年了,可那个温馨的画面永远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抹去。

爷爷家门前的坡底有一塘坝,是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乐园。每逢夏季,六

爹就会领上我们,约上鹏飞、惠中,还有本家弟兄侯儿、栓柱、玉柱、金良,跳进两米深的塘坝里打水仗,几人赤条条的在塘坝里嬉戏玩耍,水花四溅,玩得不好不快。冬天里,我们还会溜溜上冰车在那里滑冰,打水滑滑,一不小心跌得鼻青脸肿,虽然疼痛难忍,但玩得也不亦乐乎。

榆林沟是个风水宝地,出奇人,也出奇才,更出奇事。

有一说书人,叫刘有才,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黎民百姓。日暮西山,人们晚饭后,把牲畜圈住喂好后,油灯点亮,再也没有别的娱乐,男女老少围坐在刘有才家,有坐在炕头边的,有蹲在门口的,还有的干脆坐在窗台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满屋子烟雾缭绕,被大家围得水泄不

通。刘有才坐在炕中央,端着一碗茶,滔滔不绝地说着《杨家将》的故事,讲到精彩处,掌声、呐喊声响彻山村。我也在那个屋子里认识了好多榆林沟的父老乡亲,也在说书人刘有才嘴里,听了《岳家将》《薛家将》《大西唐演义》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故事。

榆林沟有说书的刘有才,也有能人刘饶树。刘饶树是一位没有从过师的能工巧匠,一辈子未娶,但此人心灵手巧,眼里有活,他编的箩筐有棱有角,像模像样,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将一捆沙柳条玩于股掌之间,捣鼓一会儿就变成精美的花篮和惟妙惟肖的手工艺品。

刘饶树不仅会柳编手艺还会打铁,他打出的农具结实耐用。那时榆林沟人小到一匹马、锥子、刀子、剪子,大到镰、犁、耙都有求于他。他是乡村艺人,却从不拿架子,不厌其烦,随叫随到,服务乡邻从不计较报酬。

刘饶树在生活中还是个细腻的人,缝片子、纳鞋底子样样精通,他虽是男人,但做出来的手工活,却比女人也精细,用现在的话,叫乡土贤才一点也不高估。

刘饶树是能工巧匠,他的弟弟刘葛涛也不逊色,可以说他是榆林沟早期的“科学家”。刘葛涛只念了小学,因家穷辍学了。他不做家务,头脑里每天就思谋做沼气的实验,父母说他不务正业。

听父亲说,1962年夏季的一天,刘葛涛把大粪装进塑料管发酵,突然塑料管爆炸,大粪喷了刘葛涛一脸,满屋子溅得都是,挨了父母不少骂。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试验,刘葛涛最终试验用沼气点灯取得成功,这也是榆林沟人民的骄傲。惋惜的是,刘葛涛英年早逝,身后棺

椁是哥哥那双手用柳条编织的,很形象逼真,又充满了兄弟情深。

兽医李连树是方圆百里的名医。那时家家户户养大牲畜,牛马骡驴有个病痛,都要到李兽医诊所扎针灌药。大队圪旦上,有村委会、供销社、学校、小卖部再加上诊所,好不热闹。

榆林沟有奇人也有奇事,那时人们生活很穷,但好多人染上了“掏宝”“爬坡”“走锅”“坐窑”的不良嗜好,有的人因为要钱,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子,一夜间就成了穷光蛋;有的妻离子散;有的为躲赌债不敢回家……一时间榆林沟成了落后的地方。

是改革的春风挽救了榆林沟,不甘落后的榆林沟人,穷则思变。尤其是年轻人,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在树木、柳条、羊、沙产业上做文章,有的还外出经商成为企业老板,走出去的大学生和回乡创业大学生比比皆是。据了解,榆林沟煤炭储量丰富,是一座不可估量的天然宝藏,未来的榆林沟发展前景大有希望。

榆林沟不仅仅是我的出生地,更是我的精神寄托,想写榆林沟的事很多,在我脑海中存在的却很少,每次去那里也是匆匆忙忙地去,急急忙忙地归,但我对榆林沟的思念和这片热土的眷恋始终存在。

小时候,我住在离榆林沟二十五华里外的三眼井村,看着父辈们春耕秋收冬藏,养殖鸡狗牛羊猪,那是特别完备的一个农村社会,有很多诗意的东西。

如今,从我的角度和记忆来看,很多老人走了,很多东西也在消失。我写故乡的人、故乡的事,也算是对故乡已逝之物的一种交代和怀念吧!

## 种菜趣事

杜洪涛

每天早晨我都会巡视和检阅小院子里蔬菜的长势和变化,今天早上看到葫芦开了好多花,仔细辨认,竟然发现有六朵黄花,惊喜万分。其中有四朵高高地盘踞在杏树上,不好采花。我搬来凳子上去,由于地方狭窄,操作起来笨手笨脚,一不小心把两朵花碰掉了,心里特别内疚、懊悔和惋惜,但又不想放弃它们。于是,就急中生智,拿着牙签把分离的花蕾和瓜紧紧地钉住了,但愿能起到嫁接作用,也不知道能不能使它们起死回生,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只是一厢情愿地从渴望、希望、失望,到绝望。因为前几天我曾经也尝试做过一次,后来的几天以为嫁接成功了,还暗暗地庆幸了一回,一个人偷偷地喝了一罐啤酒,不想过了几天看着它慢慢地萎缩了,今天算是故伎重演吧!让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奇迹发生吧!



隔壁老大姐家的柿子已经开始进入大面积采摘节奏了。说也奇怪,我们是同时种的秧子,黄柿子秧子还是我给她种的,为啥我家的柿子还没有红了、黄了和绿了?所谓红黄绿是我家的柿子有三种颜色。我想原因出在浇水的细节上,每个人种菜经验、风格和认知不同,收获的时间就有了差别。

我舅舅和常师傅一直给我灌输“经验战胜知识”的理论,他俩认为开始不能过多浇水,目的是让西红柿扎根。当我舅舅开始给西红柿大灌滴水的时候,我听隔壁老大姐亲口说她已经浇过三次水了。这大概就是原因所在,不过我不能把我的

下种子,抓上苗子,你就开始了收获的打算了。当过冬的菠菜、小葱苏醒,泛绿和长大摆上餐桌时,那个心情别提有多澎湃了。更何况还有“头茬韭菜整把把,娶不上本地娶倚倚”的歌声陪伴。于是,韭菜盒子、韭菜饺子、韭菜包子和韭菜炒鸡蛋进入了我家餐桌。此时,你感觉你吃的是绿色和新鲜,与农药残留的毒蔬菜告别了。

种菜也是一种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今天一个苗子起病了,明天蔬菜起了油蚰了,后天一株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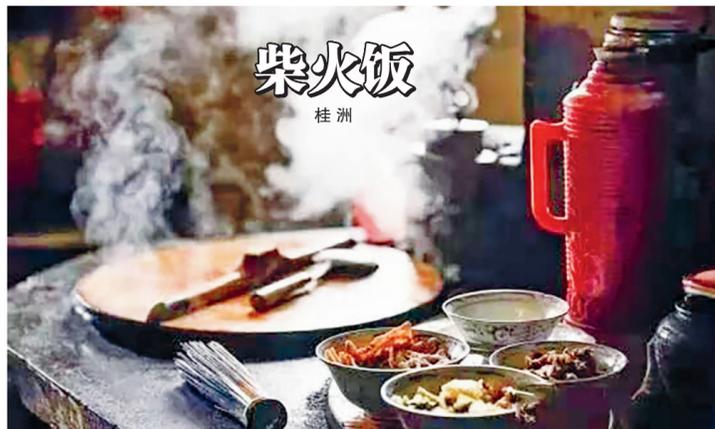
的叶子耷拉下来了,你得及时去治疗打药。好在我基本使用的是复合微生物菌剂,这是一种以菌抑菌、以菌克菌的生物药。但是遇到蔬菜起

了油蚰,你不痛下杀手是根本不管用的,这种情况非用农药不可。至于你经常在早上听到那些摊贩或者是菜农们吆喝说的“自己种的菜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话都是无稽之谈,我是有着亲身经历的,起油蚰必须打农药,但是化肥我家从来没有用过。我舅舅还是经验丰富,他看到那些耷拉着的苗子,就告诉我根被虫咬断了,说着他蹲下用手掏,一会儿一只大虫子就出现了。我夸赞舅舅厉害,他说种了一辈子地了,曾经受苦受得就和牛马一样。唉!有的

人出生就是牛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罗马。我家菜地里有虫子,有的蔬菜叶子常常被咬得窟窿眼,也说明了这是有机菜的特征,如果使用农药,这些虫子就生存不下。我舅舅说:“衡量一块儿菜地的好坏,关键是有没有蚯蚓。”而我家菜地里有好多蚯蚓,每次翻地,翻出那蠕动着身躯的蚯蚓,总会把老伴儿吓得尖叫一声。培育出这种土壤,大概与我使用农大老师们生产的蚯蚓肥有关。

应网友的要求,我在前文中列出了我家小院种过的蔬菜种类,有的网友细心地数出了72种,其实当时列出的菜单少了3种,这几天又在腾出的菜地里种下新的品种,大概有80多种了。这其实就是我与大多数城市里的“菜农”的不同之处,也是我不断尝试、探索和充满好奇心的表现。好多菜我们这个城市的超市里没有见过,种子都是从网上购的。大部分还是有所收获,当然失败也是家常便饭,好在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失败。有时也想,这种失败把我挫磨得意志更坚强了。一次不行,再来两次,三次,最后总会有收获的。但是,你从网上买到那种不良种子,你即使再努力也是白搭。明明你买的佛手种子,长出来的是西葫芦;明明买的是紫色菜种子,长出的是那种小时候每天吃的最廉价的长白菜品种,结果害得我白白地浪费了二茬子土地。遇到这种白费劲你就算是倒霉了。尽管如此,种菜的过程仍让我乐在其中!

(转载自“蛮汉调”微信公众号)



## 柴火饭

桂洲

我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农村,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化的迹象,但柴火饭依然是每日餐桌上的主角。对于成长在乡村的我来说,柴火饭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承载着家的味道和童年的欢乐。

记忆中的清晨,总是在母亲点燃柴火的“噼里啪啦”声中拉开序幕。厨房的那座土灶,是用红砖和水泥砌成,粗糙却结实耐用。灶台上两口铁锅,一大一小,大的用来煮饭炒菜,小的则用来烧热水。灶膛里,木柴熊熊燃烧,红色的火焰欢快地跳跃着,仿佛在跳着一曲独特的舞蹈。

母亲总是早早地起床,开始为一家准备早餐。她熟练地把木柴放进灶膛,用火柴点燃,然后轻轻拉动风箱。随着风箱“呼呼”的声音,灶膛里的火越来越旺,浓烟顺着烟囱升腾而起,在空中渐渐消散。母亲在大铁锅里添上水,放上淘好的米,盖上锅盖,不一会儿,锅里就传来了“咕嘟咕嘟”的声音,那是水开始沸腾了。与此同时,母亲会在旁边的小灶上热上昨天晚上剩下的菜,或者煎上几个鸡蛋。

当米饭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的时候,我总会迫不及待地跑过去,守在灶台边,等待着母亲揭开锅盖的那一刻。刚出锅的米饭,粒粒饱满,晶莹剔透,还带着淡淡的木柴香气。母亲会给我盛上一碗,再加上一些咸菜或者炒好的蔬菜,那便是一顿美味的早餐。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暖和满足。

中午的时候,柴火饭的花样就更多了。母亲会从自家的菜园里摘来新鲜的蔬菜,有时是豆角、茄子,有时是西红柿、黄瓜。她把那些蔬菜洗净切好,然后在大铁锅里放上一勺油,用木柴烧旺的火将油烧热,将蔬菜倒入锅中翻炒。随着“刺啦”一声响,蔬菜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母亲用铲子熟练地翻炒着,不一会儿,一盘盘美味的菜肴就出锅了。如果是冬天,母亲还会炖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豆腐粉条,那浓郁的香味能飘出好远好远。

除了米饭和炒菜,母亲还会用柴火蒸馒头、包饺子。蒸馒头的时候,母亲会先把面和好,放在盆里醒发。等面发好了,她把面揉成一个个小面团,放进蒸笼里。灶膛里的木柴烧得旺旺的,不一会儿,蒸笼里就冒出了白色的蒸汽,馒头的香气也随之飘散出来。饺子则是一家人一起动手包的,父亲负责擀皮,母亲负责包馅,我则在一旁帮忙递饺子皮。包好的饺子放进大铁锅里,添上水,盖上锅盖,灶膛里的木柴欢快地燃烧着。等到饺子煮熟了,母亲会先盛出一碗,让我给邻居送去,然后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品尝着美味的饺子,欢声笑语回荡在屋子里。

到了傍晚,夕阳的余晖洒进院子里,柴火灶又开始忙碌起来。母亲会用剩下的木柴煮上一锅玉米粥,或者熬上一锅红苕汤。有时候,父亲会从河里钓来几条鱼,母亲就会用柴火灶做一顿美味的红烧鱼。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吹着微风,吃着晚饭,享受着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在这些与柴火灶相伴的日子里,我不仅品尝到了美味的食物,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每一道柴火饭,都是母亲用心烹饪的结果,都饱含着她对家人的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煤气灶、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化的厨具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柴火灶渐渐被人们遗忘。我们家也不例外,那曾经陪伴了我们多年的柴火灶,在一次房屋翻新中被拆除了。虽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但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如今,我已经三十岁了,离开了家乡,在城市里打拼。城市里的美食虽然丰富多样,但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柴火饭的味道。每当回忆起那些与柴火灶相伴的日子,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慨和思念。

前段时间,我回到了家乡。走进熟悉的院子,却再也看不到那座曾经熟悉的柴火灶。母亲看出了我的失落,笑着说:“现在都用煤气灶和电饭煲了,柴火灶太麻烦了,而且也不卫生。”我点点头,虽然明白母亲的话有道理,但心中还是有些遗憾。

那天晚上,母亲为了满足我的心愿,特意用煤气灶做了一顿小时候常吃的饭菜。虽然味道还是那么熟悉,但总觉得少了一些烟火气和木柴的香气。吃完饭,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聊天,回忆起那些与柴火灶有关的点点滴滴。母亲说:“虽然柴火灶不用了,但那些回忆永远都在。”我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心中充满了感动。

是啊,虽然柴火灶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它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却永远不会消失。那些与家人一起围坐在柴火灶旁的日子,那些充满了烟火气和欢声笑语的时光,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知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生活多么便捷,那些曾经的温暖和亲情永远不会改变。柴火饭的味道,不仅是家的味道,更是爱的味道,它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我心灵的慰藉和力量的源泉。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这份回忆和思念,继续前行。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我都会记得那座温暖的柴火灶,记得那些美味的柴火饭,记得那份浓浓的亲情和家的温暖。因为,那是我生命的根,是我永远的归宿。

(转载自乡土文学公众号)

## 红色游记

张德勋

埃的东方红拖拉机紧紧吸引着老老党员的们的目光,大家簇拥驻足,感受着历史的沧桑巨变,陷入了沉思,似乎唤醒了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展厅内,一幅幅画面,一段段文字,栩栩如生、图文并茂地记载了革命英烈们的不朽事迹,令人敬佩不已!农耕文化长廊则是以实物为主,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生产生活的实景,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鄂尔多斯市历史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出土的文物,实物保存完好,既见证了历史,又弘扬了历史文化。

下午,我们走进了鄂尔多斯大草原,领略了这里自然风光,草

原浩瀚无垠,各色蒙古包犹如夜空中的繁星,星罗棋布,如网密布,蒙古族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草原在微风吹拂下,荡起阵阵碧波。游人被眼前浓郁的景色所陶醉,游走在蒙古包与绿色之间,品尝着草原美食,体验着马术、小火车等娱乐活动。草原游有两大看点,首先我们在大型蒙古包观赏了一场杂技表演,演出有走天轮、独轮抛碗、空中飞人等节目,演员最小的五六岁,以小演员为主,他们机智、敏捷、勇敢、默契,展现出了精湛的艺术功底。特别是空中飞人绝技表演更是震撼全场,十分钟的演出,每个细节都让观众目瞪口呆,惊叹声、掌声不

断。

一路上,从影视城到大草原,生动的红色宣传画,情感交融的实景展示,无不感染着我们,使我们经受了一场深刻的党性教育洗礼,让我们更加坚信党的领导,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

一天半的旅行在红歌声中圆满结束。

“七一”前夕,赤日炎炎,百花绽放,社区党组织组织我们一群“老朽”外出研学接受红色教育。一路走来,所见所闻令我感慨万千,回味无穷。

清晨,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我们一行人行进在包茂高速公路上,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康巴什新区的鄂尔多斯影视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朴典雅的历史文化建筑群,建筑风格可追溯到清朝时期,琼楼玉宇,亭台楼阁,飞檐翘角,斑驳累累呈现历史沧桑。环绕楼宇街巷商行、钱庄、小吃、戏园、银行等牌坊林立,古色古香,应有尽有,形成了党史与演艺为一体的教育基地。走进展厅,我们全体党员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党员们虽然大多都年事已高,但宣誓时声音洪亮、铿锵有力,表现出了对党的无限忠诚与信赖,坚定了党性原则和入党初心。

拾阶而上,一台布满斑驳尘